

青眼影沉



李李翔作品

一个人的爱，

两个人期待，变成三个人的伤害

就算世间没有永恒，

我还有一生的时间来爱你

青眼影沉沉^上

李李翔作品

Ling Yan Ying Chen chen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眼影沉沉 / 李李翔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0204-429-6

I. 青…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376 号

书 名: 青眼影沉沉

作 者: 李李翔

责任编辑: 胡高昂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策划: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燕 兮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550 千字

印 张: 3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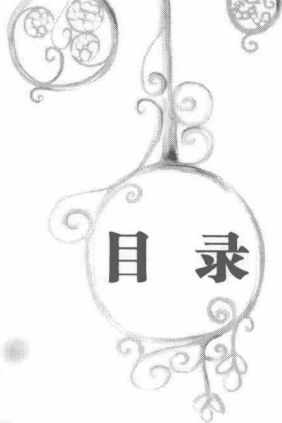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全二册)

ISBN 978-7-80204-429-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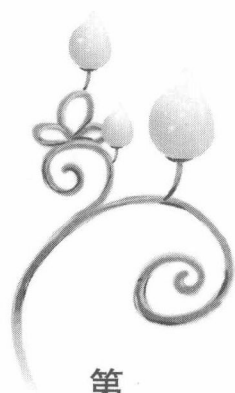
目 录

1	第一章 初到陈家
14	第二章 青梅竹马
28	第三章 离别再遇
42	第四章 不解其意
56	第五章 冷战和解
70	第六章 惊慌逃避
82	第七章 新人新事
97	第八章 似真似假
110	第九章 好景不长
124	第十章 仓皇搬离
138	第十一章 彷徨无依
153	第十二章 纠缠不清
167	第十三章 天津之行
180	第十四章 狭路相逢
195	第十五章 春情萌动
207	第十六章 步步紧逼
220	第十七章 惊心动魄
233	第十八章 不顾一切
246	第十九章 提心吊胆



目 录

261	第二十章 乐极生悲
275	第二十一章 人言可畏
290	第二十二章 举步维艰
303	第二十三章 晴天霹雳
317	第二十四章 混乱不堪
330	第二十五章 雪上加霜
343	第二十六章 婚后生活
356	第二十七章 难忘旧情
368	第二十八章 伤痕累累
380	第二十九章 欲哭无泪
392	第三十章 视等如归
405	第三十一章 暗潮汹涌
419	第三十二章 遽然生变
432	第三十三章 翻天覆地
445	第三十四章 祸不单行
457	第三十五章 黯然销魂
469	第三十六章 此情不再
483	第三十七章 重归故里
497	第三十八章 尘埃落定



第一章 初到陈家

赵萧君第一次到陈家的时候只有十岁，她以为像在别人家一样只是暂住，没想到一住就是六年——不能不说是寄人篱下。

陈念先牵着她小小的手从车上走下来，弯着身淡淡笑说：“萧君，先在这里住好不好？”赵萧君开始没有回答，半晌才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她跟在陈念先后面静静地走过高大的铁门，四方的围墙，长长的台阶，像一个贸然闯入者——不安且惶恐。抬头看见一幢漂亮的小楼，只有一个感觉，高，像头顶的天空一样高且远，遥不可及，衬得小小的她更加渺小。两边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欣欣向荣，葱葱郁郁，分外的整齐美观，像是课本上印上去的图画，水彩的颜色，朦胧的轮廓，却隔着一层薄薄的纸，有一种疏离淡漠的美——总觉得不是真的。

宁静的下午只听见树桠草丛间的蝉鸣虫叫声，此起彼伏，嘶哑着喉咙，却不肯停歇，显得特别的热闹喧嚣。赵萧君抬起晶亮的眼，看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微笑着迎上来，举止优雅从容、高贵美丽。悄悄地停住了脚步，下意识远离几步，没有走过去。陈念先上前，笑嘻嘻地一把揽住她的腰，说：“怎么？特意出来迎接，嗯？”尾音稍稍拉长，似乎带有些微调侃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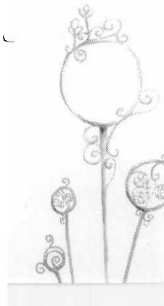
钱美芹但笑不语，转头看赵萧君，眼底深处似有疑问。陈念先放开她，转身对赵萧君介绍，说：“萧君，这是阿姨。”赵萧君立即乖巧地喊：“阿姨好。”钱美芹点了点头，打量了一会，转身进去了。陈念先招呼说：“萧君，站在那里做什么，快进来，快进来。”赵萧君犹豫了一下，稍稍停顿，抬脚跟了进去。

陈念先陷进沙发里，接过水杯，喝了两口水，四下里看了看，问：“怎么这么静，乔其呢？”钱美芹端出一大盘水果，说：“在睡午觉呢，还没有醒。好不容易哄的他睡了！”陈念先“哦”一声，说：“我上去换件衣服，还得赶紧去一趟公司呢。”说着起身，看了一眼安安静静不发一语的赵萧君，说：“美芹，萧君的房间收拾好了吗？你带她去休息休息。坐了这么久的车，小孩子也该累了。”钱美芹答应一声，对端坐在沙发里的赵萧君说：“来，跟阿姨上楼。”

于是三人一起上了二楼。带点螺旋式的楼梯，蛇一般盘绕环旋，赵萧君不大适应，有些晕眩，走得小心翼翼，生怕跌倒，惟恐惹人笑话。右手紧紧扶住光亮可鉴的镂花铜扶手，一脚一脚有些吃力地踩上去。

钱美芹领她到西边的一间房，旋开房门，客气地说：“你以后就住这里。累不累？先睡一觉吧。”赵萧君点头，对正要离开的钱美芹说：“谢谢阿姨。”钱美芹回过头来，看了看她，“嗯”了一声，笑说：“不要见外，放心住下来，有什么事尽管说。”赵萧君点点头，“嗯”一声，看着房门慢慢地阖上。无可适从地站着，抬眼看了一下，雪白的墙壁，下半部分刷成浅绿色，原木地板，温暖的色调。下午的阳光透过窗前的树叶游丝般射进来，一缕一缕的光束里满是跳动的尘埃微粒。赵萧君站在床边上，环视空荡荡的房间，是全然陌生的气息。

钱美芹走进卧室，对正换衣服的陈念先说：“你这就走？我和你一起回公司吧。”陈念先摇头：“不用，我去就行了。你先带萧君熟悉熟悉环境。这孩子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钱美芹有些埋怨地问：“究竟怎么回事？电话里也不说清楚，弄得人稀里糊涂的。”陈念先叹口气，说：“她是姜老太太唯一的外孙女，一直跟着老太太过活的。前些时候，老太太突发性脑溢血，当场就不能动弹。我刚巧在当地视察，听别人说起这事，立马赶过去看老太太，哪知道就这么去



了。”

钱美芹停了一停，问：“哦？那她父母呢？都不在吗？”陈念先叹息，回答：“我也是听街坊邻居说的。她亲生父亲在外地出了一场车祸，早就去世了，连肇事者都没找到。她母亲——听说是改嫁了，住在外地。老太太怕小孩子受欺负，一直带在身边。”钱美芹有些迟疑地说：“她既然还有母亲，你就这么带过来恐怕不好吧？她母亲难道没有说什么？”陈念先摇头说：“我倒没有见到她母亲。听说老太太去世的时候，她母亲正躺在医院里，是难产！”钱美芹“哦”了一声，说：“其他的亲戚朋友也没有？”陈念先说：“姜老太太就只剩这么一个女儿。早年还有个儿子，夭折了。这小孩子在本地可以说是举目无亲了。”钱美芹听了十分同情，没有说话。

陈念先继续说：“小孩子挺可怜的，老太太去了，吃的是百家饭。我想着姜老太太往日对陈家的恩情，安置了老太太的后事，便将这孩子接过来暂住一段时日。留了口信，等她母亲身体好了再作打算吧。你不知道，老太太临走前看着外孙女的眼神，那叫死不瞑目呀！实在揪心。”钱美芹也叹了一口气，说：“小小年纪，也真是怪可怜的！”陈念先点头说：“先这么住着吧，以后再说。多一个人也热闹些。”钱美芹点头，然后说：“这个孩子倒眉清目秀，乖巧安静，不像小地方出来的孩子。”陈念先忽然笑说：“我也是觉得这孩子懂事，不像是才十来岁的小孩子。”钱美芹伸出手打了一下他肩膀，微嗔说：“你既要走，就快一点，车子在外面等着呢。”边说边送他出去了。

赵萧君站在床边好半天，眼神涣散，目光迷离，有些不知所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还有——陌生的人，都带给她一种强烈的不安。小小的萧君习惯了小镇上青石板铺成的小巷，习惯了外婆屋子里迟迟陈旧的午后阳光，习惯了总是稍嫌湿润的空气微风荡漾里带着发霉的味道，一切安详温暖，于是她是那么的融洽。可是这里全然是另外一个样，仿佛处处都有些不协调。赵萧君禁不住的心慌迷茫。想起外婆，只觉得痛，郁郁寡欢，再也高兴不起来，却没有眼泪。她那个年纪还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疼痛

却一天比一天清晰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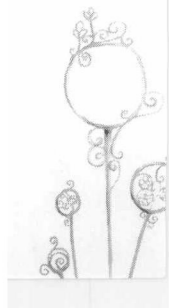
赵萧君低头在随身的布书包里胡乱翻寻，找出一个方块小盒子。木制的，微微泛黄，极其简单，没有一点花纹，甚至没有上漆。表面却很光滑，大概是因为长期抚摩的缘故。郑重地放在床头边的矮桌上，轻轻打开来，原来是一块半圆形的玻璃纸镇。

赵萧君双手托在手心里，迎着橘黄色的阳光往里看，绿意盎然，像茂盛神秘的热带森林，活力充沛，充满诱惑。微微摇晃，落叶纷飞，徐徐地飘下来，又像春天里翩跹飞舞的蝴蝶，灵动优美，成群结队。赵萧君将它贴在脸上，一股沁凉直穿心底，心中某个空落落的地方充实了许多。她撩起衣服下摆，对准吹了口气，将玻璃纸镇上的手迹擦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好。

迟缓炎热的下午，她没有一点睡意。打开房门寻找卫生间。不敢发出脚步声，不知道为什么，她是来做客的，又不是作贼，可上个洗手间都这样理不直气不壮。房子很大，走起来像逛街，又不熟悉，从西边一直找到东边都没有找到。她有些着急，刚才在车上就一直强忍着。

停在一间微微敞开的门前，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悄悄推开了一点，看见高高的黑色大理石砌成的洗手台，舒了一口气。房间里有袅袅的檀香的味道，闻着很舒服。她轻轻拉开玻璃门，悄悄探出头，却发觉里面刚好有人，正掂起脚尖扭水龙头，身高不够，似乎有些困难。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直直地站在那里只到她的下巴。正确地说，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男孩，眼是眼，鼻是鼻，眉毛浓且黑，不过嘴唇紧闭，显得倔强而任性。

他听见声响，转头看赵萧君，黑白分明的眼睛，像山间流动的澄澈的水，泛着四月的阳光，眼底却隐藏着些微的不善，颇有恼意。赵萧君吓了一跳，然后走过去帮他拧开水龙头。他洗了手，也不擦，狠狠的晃了晃，水珠溅到赵萧君的脸上。赵萧君也不生气，用手背揩了揩，转身就要出去。他站在那里盯着赵萧君问：“你是谁？”赵萧君不争辩，轻声答：“我叫赵萧君。”然后很友好地问：“你呢？”他没有回答，却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赵萧君本来就心虚，听





到他的问话，更加惶然，像做错事一样，怯怯地说：“我想上洗手间——可是——找不到。”他好一会才走出来，留赵萧君一个人在里面，顺手将门带上了。

赵萧君推门出来的时候，他还站在过道里，看着赵萧君问：“你住不住这里？”赵萧君迟疑着，还是点了点头。他又问：“你住哪里？”赵萧君指了指西边。他忽然说：“那边就有洗手间。”赵萧君“嗯”了一声。见他没有为难自己，很有些感激，对他笑了一笑。他转身离开。

晚上吃饭的时候，陈念先特地赶回来。赵萧君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边。陈念先问旁边的钱美芹：“乔其呢，怎么不下来吃饭？”钱美芹无奈地说：“他不肯下来，说不饿。”陈念先叹了口气，皱眉说：“又在闹什么脾气！你去让他下来吃饭。”钱美芹摊手，摇头：“他不肯吃有什么办法！”陈念先对她说：“你上去说一下他，越来越不像话。萧君第一次在家里吃饭。跟他说有客人来了，总要下来见一见。”说完嘀咕：“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像谁！”

钱美芹上去了一趟，果然带着陈乔其下来了。他靠着母亲闷闷地坐在椅子上。陈念先首先说：“乔其，这是赵萧君，会在家里住一些时候。快叫姐姐。”陈乔其看了看她，撇着嘴，似是不屑，然后直呼：“赵萧君！”陈念先有些不满，拿眼瞪了瞪陈乔其。他年纪虽小，被娇宠惯了，一点儿都不怕，根本不理睬。赵萧君立即答了一声“嗯”。两人算是打过招呼。

钱美芹赶紧岔开话题，连声说：“萧君饿了，赶快吃饭。等一下菜凉了。”陈念先没有再追究，对赵萧君笑说：“萧君，他叫陈乔其。以后若敢欺负你，直接找我好了。不用理他。”赵萧君照旧点头，笑答“好”。很小的时候心里便明白，真被欺负，找他又有何用，始终是外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除非离开这里，不然总得看人眼色。可是她没有任何办法。她小到没有任何办法。

那个时候，陈乔其只有五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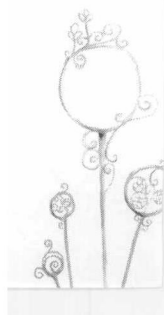
吃完饭，陈乔其埋头蹲在沙发上堆积木。钱美芹站在旁边问：“乔其，你去

不去商场？”他头都没有抬，根本不予理睬。钱美芹也不再问他，转身对赵萧君说：“萧君，陪阿姨一块去怎么样？”赵萧君点头，轻声答应了。钱美芹见她身上的衣服稍稍有些短，袖子缩到手腕上，裤子洗得褪了色，趁晚上有空，想带她去买几件衣服，顺带给乔其买一些。小孩子的衣服，亲身试一试比较合适，毕竟长得快，拿不太准尺寸。不过乔其不去，她也没有办法。

钱美芹上去换衣服，赵萧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他堆积木。陈乔其停下来，粗声粗气地说：“看什么！”赵萧君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立即转过头，盯着另外一边不说话，也不再看他。半晌，他似乎又耐不住沉默，喊：“喂，你要不要玩？”赵萧君立即摇头：“不，我不会。你玩吧。”陈乔其看了她一眼，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埋头继续手上未完成的事业。赵萧君不由得问：“你不看？”陈乔其闷声说：“你不是想看！”原来赵萧君刚才一直盯着电视发怔。她摇头说：“不看。等会儿我要陪阿姨一块出去。”

钱美芹挎着手提包下来，喊了一声：“萧君！可以走了。”赵萧君“嗯”一声，毕恭毕敬站起来。陈乔其推开手中的积木，嚷嚷：“我也要去。”钱美芹有些诧异地说：“你刚才不是还说不去么？”陈乔其一手挥开叠好的积木，“砰”的一声，哗啦啦滚地桌上、地上到处都是。钱美芹走过去摸他的头，哄着：“去就去。你这孩子，又发什么脾气！”陈乔其却扭身躲开，不高兴地说：“不要摸。”率先走了出去。

钱美芹带着两个小孩逛商场原本很麻烦，所幸赵萧君极其乖巧，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陈乔其也不让人牵，闷声闷气走在最前面。来到童装部，钱美芹拿了几件衣服就要包起来，陈乔其沉着脸没好气地说：“我不要这个。”专卖店的小姐见他长得漂亮可爱，故意逗他，笑说：“这些还不好，那你喜欢什么样的？”陈乔其甩头不理她。专卖店小姐又逗了几句，问他多大了，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上学之类，他颇有些不耐烦，翻着眼走开。那小姐对钱美芹笑说：“这孩子可真有个性呀。”钱美芹抿着嘴，无奈地说：“这小祖宗，简直拿他没有办法。”虽然摇头叹息，语气里却满是宠爱。



先丢开陈乔其的，随手拿了件衣服给赵萧君试，有些大，换了小一号的，才差不多。钱美芹问：“喜不喜欢？”赵萧君才明白她在给自己挑衣服，睁大眼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回答。旁边的小姐一个劲地夸好看，说：“这孩子皮肤白，穿这件衣服当真好看。”钱美芹点头要下来，又照着号码另外选了几件，也不再试，直接包起来。转头问陈乔其：“这件怎么样？”陈乔其还是臭着一张小脸不肯要。专卖店的小姐插嘴说：“那让他自己挑呗！”钱美芹不由得笑了，问：“乔其，那你说要什么样的衣服？”陈乔其抿着唇不说话。众人接连拿了几件衣服给他看，他忿忿地扭头就走。

赵萧君也跟着众人指着衣架上的一件衬衫问身边的陈乔其：“那件你要不要？”陈乔其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再看了看衣服，也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好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专卖店的小姐忍不住松了一口气，眼明手快，赶紧取下来。原来是一件暗红色格子纯棉衬衫，翻领裁边，很像大人的款式。陈乔其随着小姐进去换衣服，倒没有再叽叽歪歪。

出来的时候，钱美芹“扑哧”一声笑出来。身边的小姐也笑说：“看起来像花花公子。”穿起来很合身，可是小孩子突然穿这种故作成熟的衣服，难免有些不适应，看起来挺别扭。钱美芹笑问他：“要不要？喜欢吗？”他点点头，脸上有些红晕，不自在地扯了扯衣摆。钱美芹见他难得同意，虽然不是很喜欢这件衣服，但也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钱美芹让他进去将衣服换回来，专卖店小姐说：“穿着挺好看的，就这么穿着吧。”那小姐私心里偷懒，不愿意来回折腾。陈乔其“嗯”一声，就这么穿着走出来。钱美芹不再坚持。虽然是男生，到底是小孩子，穿得鲜艳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

钱美芹一进商场忍不住多逛了几家，天下的女人大概都有这个脾气。陈乔其似乎很知道她的习惯，大声说：“我累了。”商场里有为儿童专设的游乐区，钱美芹带他过去休息。陈乔其问：“回不回去？”钱美芹抬头看了看说：“还有一些东西要买。”陈乔其“哼”了一声，有些不满。赵萧君安静地坐在陈乔其旁边，看着他们说话。钱美芹知道他不愿意逛，于是就商量：“那你在这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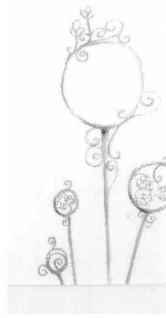
着？”说完又有些不放心的。赵萧君接上去说：“我也在这里等着。”钱美芹见她这么说，稍稍安心。赵萧君年纪大许多，十分懂事，有她在一边陪着，自然没有什么大碍。叮嘱一番，又对旁边看管的老太太说了一声，起身快步离开。

陈乔其站起来要往外走，赵萧君一把抓住他袖子，问：“你去哪里？还是坐在这里歇一歇吧。”陈乔其重新坐下来，说：“我渴了，去买水。”赵萧君说：“那等阿姨回来再去。”陈乔其不耐烦地说：“我渴了。”往下跳就要走。赵萧君强不过他，连忙喊住他，说：“喂，我和你一起去。”他果然停下来等赵萧君。赵萧君忽然又说：“你还是先在这里等着吧，我去就好了。万一阿姨回来看不到我们该着急了。”说着强推他坐在充气椅子上。走出去又走回来，说：“我没有钱，还是坐在这里等阿姨回来吧。”她以为这样总可以消停了。

没想到陈乔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一块的硬币。赵萧君看了一眼，说：“这不够。”陈乔其干脆将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一把的硬币，全是一块，叮当作响。赵萧君吓了一跳，没想到他衬衫裤兜里鼓鼓囊囊的藏着这么多的硬币。只得说：“那你在这里等着，不要乱走，知不知道？”陈乔其点头。

赵萧君后来才知道陈乔其那个时候只认识一块的硬币，陈氏夫妇给他纸币死都不肯要，连五毛的硬币也不要，一本正经地说那不是钱。陈念先和钱美芹想起这事就笑，无奈之下，只得给他一把的硬币。大概是因为日常生活照料得十分周全，不怎么用钱的缘故，所以连“钱”都不认识。而她在三岁的时候就能分辨得出所有的纸钞和硬币，从来没有找错过钱。

赵萧君第一次来这种大商场，有些心慌胆怯，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卖饮料的地方。心里记挂陈乔其，生怕他有闪失。匆匆往回赶，往里面看时却没有见到他。不由得惊慌失措，小小的她也清楚陈乔其是陈家的宝贝。阿姨将他交给自己，现在居然不见了，叫她怎么交代！急得满头大汗，心口猛跳，差点哭出来。扯着嗓子当场叫起来“陈乔其！陈乔其！”商场里音乐声吵闹声人声鼎沸，无力的喊叫声很快淹没在嘈杂的浪潮里。赵萧君只觉得浑身发软，飘忽无力，顷刻间像是大病了一场。惊骇之余，只懂得口带哭腔大喊陈乔其的名字，似乎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崩地裂亦不过如此。眼睛里吓得满是泪水，要滴都不敢滴下来。

怔怔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正举起手背揩眼泪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大叫“喂”，她猛地转身，看见陈乔其站在滑梯顶上，面色潮红，冲着她咧嘴笑，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他慢慢蹲下身，从半密封的滑梯上“哧”的一下溜下来。赵萧君满身的力气重新流回体内，一步一步走到下面要扶他起来。陈乔其拍掉她伸出来的手，撑着身体有些吃力地爬起来。又笑了一下，露出漂亮的牙齿和左脸上浅浅的小酒窝，然后问：“你刚才叫我干什么？”赵萧君丢了的魂现在才归位，半晌说：“我以为你走丢了。”陈乔其“嗤”了一声，不屑说：“我怎么可能走丢。”赵萧君低声说：“你可千万别走丢。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赵萧君心里说，要是在她跟前走丢，杀了她也担不起这个干系。

陈乔其忽然笑起来，说：“我才没那么笨呢。”他平常极少笑，今天倒是很开心。又问：“水呢？”赵萧君这才记起来，摇头：“我没有找到卖水的地方。”陈乔其指着门口说：“外面不就有么？”赵萧君“哦”了一声，坐下来，没有动。刚才真是把她吓坏了。他倒没有生气，问：“你累了？”赵萧君无力地点了点头。陈乔其在她旁边跟着坐下来，说：“那我去吧。”赵萧君瞪他一眼，拉着他坐下来，重重地说：“你老老实实坐着行不行？”陈乔其在家里霸王样的一个人被她瞪得一愣，竟然乖乖坐着没有动。

不一会儿，钱美芹回来的时候给每人带了一杯果汁。赵萧君拉住他的手，紧紧纂住，生怕他突然间又不见了。陈乔其晃了晃，没有甩开。对赵萧君刚才的那个眼神，还有些余悸，难得没有像往常那样死命挣脱。钱美芹看在眼里，有些惊奇。晚上无事的时候，对陈念先笑着说了。陈念先也笑说：“看来乔其倒听萧君的话，大概都是小孩子，比较说得来。”又叹了口气，说：“现在的小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孤零零，没有玩伴。乔其生冷古怪的性子说不定就是这么逼出来的。我们不得空，总不能一天到晚陪着他，现在有萧君陪他倒很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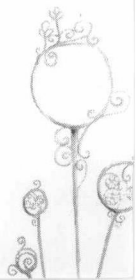
钱美芹点头，想了想说：“那让萧君就这么住下来怎么样？先这么过几年，

到时候再说。她母亲大概不会不同意。”陈念先一直都有这个意思，只是不好说出来。他听人说赵萧君母亲近来景况不怎么好，再组织的家庭也有些复杂，所以小孩子才会一直跟着姜老太过活。现在妻子既然主动开口，哪里有不答应的道理。陈念先对姜老太太十分感激尊敬，这里面有一段尘封的陈年往事。

陈念先是认识赵萧君的母亲，打电话和她说了这回事。她叹了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叮嘱女儿要听陈叔叔、陈阿姨的话。赵萧君对母亲原本就生疏，隔了这几年，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末了只是低声问：“那你还要不要我了？”她母亲在那头愣了许久，最后说：“萧萧！你放心，只是先住着。等过两年，妈妈一定将你接回来。”她现在的景况大概十分窘迫。赵萧君从头至尾没有叫一声妈妈，心里不是不责怪她母亲的。那个时候她母亲正烦恼得焦头烂额，实在无力再多照顾一个小孩。将女儿寄放在别人家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她也有许多的无奈。于是赵萧君就真的在陈家长住了下来。

赵萧君接完母亲的电话回到自己的房间，灯也不开，愣愣地坐在黑暗里。母亲依旧叫她“萧萧”，她只记得这一句。而这里的人只会叫她萧君。她的记忆较常人早得多，许多小事记得一清二楚。她甚至还记得父亲的样子。父亲反手扶住她骑在肩上四处转悠，给她买棉花糖吃。就是路摊上用油腻腻的机器，撒一把白糖进去，炸出来雪白蓬松的那种棉花糖。用一根细细的木棒慢慢转圈，不一会儿就有一大捧，比小小的萧君头还大。萧君记得每一个细节，那是她关于父亲的全部记忆。而她父亲在她三岁那年就去世了。随后她便跟着外婆。萧君没有继续往下想——不能再想下去了。记忆“咔”的一声硬生生打住。她站起来去开灯。

陈念先联系了附近的一所学校，赵萧君插班进去。她下半年就该上小学五年级了。而陈乔其就在他学校旁边一所私人幼儿园上学。陈念先夫妇日常都很忙，有许多应酬，经常要出差。偌大的庭院越发显得空旷寂静。赵萧君十一岁生日就在忙碌的升学中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新的学期新的同学，赵萧君比往常更加沉静。短短一个暑假，她的生活翻天覆地，犹如天上人间，唯有沉默以对。放学后照例弯到附近的“美佛”幼儿园接陈乔其一起回家。站在外面等的时候，正好看到教室里面乱哄哄的，闹得不行。恰巧看见陈乔其伸手将一个小女孩用力推在地上，小女孩大声哭起来，众人“哇”的四散开来，纷纷不平，大声指责，说陈乔其不要脸，动手打人。他站在那里瞪眼看着，也不反驳，只是一个劲地用手擦脸。立在众多小孩间，是最高一个，一眼就能找到。小女孩呜咽着，哭得一张小脸满是泪水，十分可怜，难怪其他小孩全部责怪他。

赵萧君连忙走过去拉住他，责备说：“陈乔其！你又闹事了！”年轻的女老师听到声音从办公室快步赶过来，一叠声问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围观的小孩七嘴八舌说起来。听了半天才明白，刚才那个小女孩为表示感谢亲了陈乔其一下，陈乔其发怒，便将她推倒在地上。女老师哄了好半天才止住小女孩的哭声。忍住笑意，转头沉声说：“陈乔其，你怎么欺负同学呢！还是女同学。这是不对的，知不知道！”他还是一脸讥笑不屑的样子，死都不肯道歉。因为态度不好，连着赵萧君也受了一顿教育。

两个人沿着街道慢慢往回走。赵萧君想起来就想笑，于是打趣问：“那小女孩为什么亲你？”陈乔其“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赵萧君又说：“那你用不着将人家推倒吧？”他闷声闷气地说：“她活该。”赵萧君看着他笑，又说：“她亲你有什么不好？别人求都求不来呢。”陈乔其将脸扭过去，沉着小脸十分不悦，说：“我不喜欢她。”

赵萧君仍旧兴致盎然地问：“她怎么亲你的？”转头看他没有跟上来，眼睛冷冷地看着自己。赵萧君觉得奇怪，干吗这种表情，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于是走回去，低下头问：“你又怎么了？”陈乔其突然踮起脚尖，软软的嘴唇在她脸上擦了一下，转过头去酷酷地说：“这样亲的。”赵萧君吓了一跳，捂住脸瞪眼看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受了惊吓，倒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半晌她皱眉说：“满脸口水，脏死了！”掏出纸巾用力擦脸。不再管他，兀自往前面走。